

香港不能再蹉跎 須選幹實事候選人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主席

我經常往來香港、新加坡兩地，對兩地發展差距拉大的感受頗深，更對香港因社會政治化、發展步伐被拖慢而憂心忡忡。香港與競爭老對手新加坡相比，落後的差距越來越大。過去20年，香港的GDP增長平均數只有3.96%，反觀新加坡同期的增長卻達到6.6%。新加坡近年發展快，變化大，反觀香港停滯不前，發展舉步維艱，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香港近年社會政治化嚴重，爭拗太多，寶貴時間都荒廢在內耗上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舉措遭到重重阻礙，從港珠澳大橋到擴大自由均受到似是而非的攻擊、阻撓，香港整體和市民切身利益都受到重大損失。新一屆立法會議員選舉即將來臨，選民應擦亮眼睛，將選票投給真正為香港、為市民辦實事的候選人，勿讓香港再蹉跎歲月，空悲切。

星港發展差距日益擴大

香港和新加坡同位亞洲「四小龍」行列，星港皆缺資源，同屬於城市型經濟體，一向互相視為學習、競爭的對象。在90年代之前，香港經濟增長強勁，社會繁榮，人均GDP一直是「四小龍」之首。但是，90年代後期香港經濟增長步履艱難，社會發展緩慢，而新加坡則後來居上，近年更保持強勁增長，領先香港的差距越來越大。2011年，新加坡GDP高達3000億美元，人均GDP近6萬美元；香港GDP為2500億美元，人均不足35000美元；而香港有700萬人口，新加坡只有500萬。

近年，新加坡和香港一樣，接連遭受到亞洲金融風

暴、美國次按風波及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外圍金融、經濟危機的衝擊，為應對經濟衰退的挑戰，新加坡積極部署，勇於突破，加強經濟抗逆力，不斷推動生物醫藥、石油加工、旅遊博彩等新產業發展，成功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因此新加坡安然抵禦了多次外圍經濟危機的衝擊，不但沒有出現衰退跡象，反而穩步向前。

最典型的莫過於成功打造聖淘沙名勝世界。為帶動經濟發展、吸引遊客、刺激消費，新加坡敢於打破賭禁的約束，投資66億美元的聖淘沙名勝世界於2007年開始動工興建，僅用3年時間就建成集環球影城、賭場、酒店、餐飲於一身的旅遊休閒勝地，第一年就接待近

1500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新加坡人無比引以為豪。本港的經濟學者及旅遊業界形容，聖淘沙名勝世界興起是「殺到埋身」，香港旅遊業面臨嚴峻挑戰，內地、東南亞客源將明顯流失。

受政客狙擊 香港停滯不前

與新加坡積極進取、成功轉型相比，香港日顯原地踏步，難以前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近年政客不斷製造政治爭拗，令社會處於撕裂狀態，立法會內暴力當道，有議員肆意拉布、掃抬、攔擲，令本來是理性論政的平台，變質成為狙擊政府施政的工具，有利刺激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難以通過、落實，導致本港整體經濟增長緩慢，市民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典型例子是，對於港珠澳大橋這樣一項利密切兩地往來、拉動經濟發展的重大工程，本港有政黨竟然在幕後操縱官商阻延工程，令興建大橋的成本大增88億元，相當於每名市民要承擔1,260元。受大橋官司影響，另有70多項工程包括沙中線、中九龍幹線、6號幹線等也被迫推後，涉及總造價逾千億元，超過14萬個職位、數十萬名建造業工人的生計大受影響。這種非理性的爭拗更有氾濫惡化跡象。自2003年起實施至今的「自由行政」，為香港抵住了

多次經濟低潮，對香港經濟發揮了重大支撐作用。近日，內地進一步放寬自由行政客來港規定，預計再有約400萬旅客來港消費。這樣重大利好的消息卻在本港引起爭議。現在世界各國各地包括周邊的韓國、日本，為吸引內地遊客前往消費，紛紛放寬簽證限制，香港卻背道而馳，將送上來的財富拒之門外，這不是在「倒自己米」嗎？為了政治目的，不惜犧牲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又怎能進步，怎麼不會落後於新加坡呢？

選理性務實議員 香港才能更好

可見，選擇民意代表是關乎本港經濟民生、穩定繁榮的大事，香港已經堆積太多問題，已經沒有多少老本可吃了，選民必須選擇適合的候選人進入立法會，以免發展的腳步一再被拖。愛國愛港候選人從市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理性、務實、包容，促進香港的穩定和發展，並且從市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監察政府施政。廣大選民應該投急民所急、想民所想、理性務實地為香港、為市民做事的候選人一票，唯有如此，香港明天才會更好，才不會被競爭對手所淘汰。



反國民教育志在「去中國化」

反對派及其外圍組織發動的反國民教育行動，終於逐漸露出了「去中國化」的尾巴，圍繞國民教育的爭議亦引蛇出洞的將一些「反中反華」勢力暴露得無所遁形。這股勢力扭曲「一國兩制」，意圖將中國的近代歷史及國情元素從教育課程上完全刪去，但他們的行為其實是陷入作繭自縛之死結：一來將「中國」排除於教育課程，引起家長不安，對學生的發展百害而無一利；二來此舉將引起愛國愛港人士的反彈及反制；三來這些「去中國化」行動公然抵觸了「一國」的底線，是要挑戰「一國兩制」。

台灣社會就深受民進黨推行「去中國化」之苦，台灣的龍應台對於台灣當政者用力「去中國化」，痛斥「再這樣下去，台灣會越來越邊緣化」。反對派政黨之幡旗大字標題高舉所謂「拒絕大陸化」的「政綱」。這些「政綱」說白了，就是等於要在香港推行「去中國化」；「拒絕大陸化」再說白一點就是「接受殖民、喜迎英帝」。如此赤裸裸宣傳「港獨」的政綱出自反對派的大政黨之手，假如這些候選人成功當選，恐怕只會將香港社會不斷推向分裂；挑動兩地關係，亂中取利，不問民生，只顧「抗拒」中國。他們提出的所謂「拒絕大陸化」如此情緒化言詞，毫無內涵，空洞之至卻是意識形態不良。作為香港政黨，卻打着「去中國化」，「拒絕一國兩制」的旗幟，公然與香港的穩定為敵。

這些自稱專業人士的反對派政黨，提出的這些政綱，更讓選民看清其本性。有些人硬要指「反國教」並非「去中國化」云云，不過是為了掩飾反對派的野心而已。香港一批野心政客學者空辭而出，甘心樂意為美國播下的「中國崩潰論」造勢，推動香港「去中國化」，拖國家發展的後腿。幸好建制派已經明其圖謀，準備迎戰，揭露反對派以反對國民教育推動「去中國化」的圖謀。教育對香港下一代至為重要，要是如此高度政治化，勢必殃及全港社會，反對派就是罪魁禍首。

季震剛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珠海橫琴在「十二五」規劃備受重視，其發展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橫琴除了加強與香港和澳門的交通聯繫，還應利用其地理優勢，便利香港和澳門居民。

港珠澳大橋建成後，往來香港、澳門、珠海將會更為快捷、方便。乘客可以不再受船期、船隻載客量等限制，在任何時間穿梭。但是香港與珠海暫時都無意建立直接連接的軌道交通(即不用向北繞路)，即使有意，相信有關成本巨大，洽談過程艱巨，所以兩地往來在未來一段日子都是依靠車輛往來。車輛往來的成本將會影響人們往來橫琴的意願。

為了減低這些成本，以鼓勵更多香港人前往橫琴工作、旅遊等，橫琴可以提出香港車輛在不用申請的情況下，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橫琴的指定區域。這個區域須設有關卡，禁止香港車輛前往珠海其他區域。當然，該區域的大小可因應橫琴的發展需要、進度等作調整，但是相應的停車場、公共交通集散系統等必須提供，方便乘客轉乘至其他珠海地區。

港珠澳大橋在興建過程中，粵港澳三地都要商討一系列問題，包括大橋的收費水平：若然收費過高，可以影響人流和車流。大橋的通關時間：若然時間受太大限制，將會增加居民異地工作的難度等。

另一方面，橫琴發展多方面的交通接駁方法。鐵路是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據報，廣珠城際鐵路將延伸至橫琴。由拱北至橫琴只需10分鐘。該鐵路可進一步延伸至珠海機場，這將方便外地旅客往來橫琴工作、經商、旅遊等。至於是否接駁澳門機場，方便更多國際旅客往來橫琴，則要考慮澳門和珠海機場雙方面的利益，由兩地政府洽談。

相比廣州南沙和深圳前海，橫琴作為一個與香港和澳門為鄰的島嶼，應把握其地理優勢，便利其居民，例如取消電話漫遊費用，讓香港和澳門的電訊供應商可在橫琴直接提供服務；推廣香港的八達通，可在橫琴的公共交通工具、食肆等使用，形成港珠一卡通；讓港澳居民在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上，獲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等。這些措施可以大大便利香港和澳門市民往來橫琴。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澳門之間也能實現有關措施，尤其兩地同屬特別行政區，港珠澳大橋將大大方便兩地的往來，但是便利化背後有複雜的利益問題如電訊供應商的既有利益可能被打破，必須由兩地政府主動協商。

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會員

「愛我中華」獲益匪淺 《蘋果》報道以偏概全

藍鴻震 全國政協委員 前民政事務處處長

藍天說地

《蘋果日報》8月13日以整版大篇幅，刊登了該報一個「臥底記者」參與「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到山西的活動情況，看後不禁感慨良多。首先，該報的報道讓更多人了解到香港社會原來還有這麼多熱心人士，以NGO(非政府機構)形式，十多年來一直從事兩岸四地青年的交流，他們出錢出力，讓成百上千的香港青年有機會，以火車團這種獨特的形式以及他們能夠承擔的費用，到祖國的大江南北考察交流，更藉此難得機會與兩岸四地青年人作近距離的溝通；另一方面，也感到該報道只是從「臥底記者」一個人的角度看，寫得還不夠多，遠遠未能反映出整個活動的全貌。我作為一個曾經多次參加過該火車團活動的人士，也補充點真實、全面的資料吧。

我自從民政事務處處長的位置退休之後，一直很關心兩地青年交流活動，應發起該火車團活動的龍子明先生邀請，我幾乎每個暑假或長假期都帶同太太，和來自兩岸四地的青年學生一起參與火車團活動，縱橫上萬里，馳騁大中原，分別去過長沙、武漢、北京、上海、西安、寧夏、內蒙等地，訪問當地的政府、企業、與當地青少年結隊同遊，全面了解內地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由於每次都有來自不同地方，尤其是來自台灣的老師參加，他們都會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評論，然後一起分享，通常都可以收到互相啟發、共同提高之效。

活動有意義 報道不全面

比如，我參加過一次同學們就內地經濟發展的討論，香港的老師看到了內地的貧富懸殊，台灣的老師就認為內地的法制存在不公平現象，內地的同學也認為這些問題比較嚴重，大家在一起互相探討如何能夠解決的方法，令大家都有收穫。火車團更是讓數百位

原來素不相識、背景各異的青少年，在二、三十個小時到最長一次共八十六個小時的火車旅途上，朝夕相處，大家很快就成為了無話不談、相知相識的好朋友。記得2007年那一次規模最大，把整列火車都包下來，有近千位青少年參加。由於不擔憂會影響其他旅客，他們把每一節車廂都看成是自己的家，把每個角落都精心裝飾打扮得富有個性、五彩繽紛。每到一地，火車團都成為了當地矚目的焦點，也為香港做了「廣告」，從後來青少年反饋回來的信息看，他們對火車旅程印象最深、給分最高。

以這次山西—平遙之旅為例，我雖然有事沒有參與全程，但也專程到廣州參加了火車團的出發禮，前廣東省副省長、現任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先生親自出席，他曾經是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的主席，2001年就全程參加並共同發起第一次「愛我中華」火車團活動，這次他聽說火車團要在廣州出發，就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前來為青年入打氣鼓勁，現場氣氛非常熱烈。青年學生們喊出的「愛我中

華」、「踏出平常」、「打造夢想」的口號，更是充滿了青春的朝氣和熱情，連我這個年過七十的人，也被他們所感染，彷彿又回到了年輕的時代。

我衷心感覺到這些口號挺好的，健康向上又充滿朝氣。我們都是中國人，「愛我中華」是基本及自然的情感，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口號。至於「踏出平常」、「打造夢想」，更是多數青年人追求的。幾百位青年學生聚在一起，共同前往一個目的地，當然就要有一種團隊精神了，喊喊口號，鼓鼓士氣，應該是團隊精神的體現吧，怎麼能說是「洗腦」呢？

「愛我中華」是情感表現 怎可說是「洗腦」

甚為難得的是，作為火車團的主要組織者的龍子明先生，是一位資深的青年領袖，他早年參與青年商會的活動，做過香港和世界青年商會的會長。為了培養青年人的領袖才能，他提出由成年人負責交流活動的聯繫統籌和籌集資源、訓練，而活動的具體過程，就讓青年人自己來設計、組織及自我管理，這種形式可以讓年輕人得到更多的鍛煉，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發揮，同時也有更多的收穫。至於「平價團」，對青年人來說，當然是好事情了。有這些熱心人士、團體、企業願意出錢、出力、出物資來支持香港同學到內地交流，讓他們不因於家庭不寬裕而失去旅行、交流的機遇，這種風尚真是值得大力弘揚的。

當然，青年學生畢竟經驗不足，在組織活動及團隊形成的過程之中，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疏漏，這就需要我們從關心、愛護、支持的角度來給他們意見，讓他們吸收經驗，把下一次活動搞得更好。

釣魚島與芷江

文揚

隨着釣魚島爭端的不斷升溫，關於中日釣魚島爭端這一問題之由來、演變以及現狀，中國民眾能夠說出個一二三的，已不在少數。

最近這次香港民間保釣人士成功登島之日，正是日本戰敗投降的紀念日，雖然已過去67年，中國民眾對於1945年8月15日這個日子，以及當時日本投降的大體情況，也都還有所記憶。

然而，了解和記憶並非十分清晰和完整。日本雖然戰敗投降了，但作為戰敗國的它，日後不僅從美國手裡又完整地收回了琉球，還順手控制了原本不在琉球列島地理界線之內的「尖閣群島」。而中國雖然勝利了，但作為接受日本投降的戰勝國，卻不僅未能得到比《馬關條約》之前更多的領土，而且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實現《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規定的全部領土回收，包括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換句話說，僅就領土的增減而言，日本還是贏了，中國還是輸了。

這裡的全部原因，在中國方面，一直難以一說清。

中國戰勝了日本，但中國有抗戰勝利凱旋門和紀念堂嗎？對於日本宣佈投降、中國抗戰勝利並收回東北三省、台灣及澎湖列島等被日本竊取的全部領土這樣一個自1840年以來中國最為偉大和光榮的勝利，為什麼見不到在隆重程度上與該事件的重大意義相匹配的全國性紀念地、紀念物、紀念日？在中國，人人都知道中

國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個地點在哪裡嗎？更直接些，人人都還記得芷江這個地方嗎？

六十多年來，沒有哪個地方比位於湘西懷化的芷江，更沉重、更驚心地背負着這些疑問。

走進芷江，走進位於縣城數公里之外七里橋村那個孤懸於農田和小路當中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也就同時走進了歷史的厚重陰影。面前一座高不足十米，寬不過十幾步小小的「受降紀念坊」，據說就是中國的抗戰勝利凱旋門，與全球其他五座凱旋門——羅馬、柏林、米蘭、巴黎、平壤凱旋門並列。

而就是這個唯一的紀念建築，當年也並非中國政府所豎立，而是由時任芷江縣長的楊化育向民間籌資並指揮百姓扒了芷江縣城東門的城牆勉強修建而成。不僅如此，它還全部毀於「文化大革命」，因為上面鐫刻着蔣中正、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于右任、孫科、王東原、居正、王雲五等眾多當時國民政府軍政要人的題詞。

芷江受降舊址，是1945年8月21日當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舉行受降儀式、簽發相關命令、部署全國十六處受降區102處繳械點受降工作的原始場所。舊址房屋和新修的紀念館裡陳列着照片和文物，據講解員介紹，其中大部分是從海外收集來的，而現場記錄了受降儀式的那段極為珍貴的影片資料，竟然還是從日本的檔案館中找到的。儘管當時的會場上擠滿了中國

記者，中國人自己卻一丁點也沒保留下來。

暫且撇開國共兩黨的是是非非不談，作為一個民族，如果我們對於自己的戰爭勝利、戰勝國的利益、歷史的真實面貌都不在乎、語焉不詳，如何指望敵方民族正視歷史、深刻反思呢？

釣魚島爭端的深層原因，是日本仍在頑強地努力爭取着它的「戰敗國的勝利」。如果中國方面仍在有意無意地繼續着自己的「戰勝國的失敗」，難道不是對於日本最大的縱容嗎？

芷江，八年抗戰中國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最後一場大會戰「湘西會戰」紀念地，美國第十四航空聯隊、著名的飛虎隊大本營「芷江機場」所在地，先於9月9日南京受降的第一個受降儀式舉辦地，為什麼會失之荒野、不見榮光，沒有被大書特書？如果說日本有人有意通過佔有釣魚島作為其戰敗國的勝利象徵，那麼中國人對於芷江的遺忘和忽略，正是一個戰勝國的失敗標誌！

在這個意義上，芷江這個被很多中國人遺忘的地方，卻是當今釣魚島爭端的一個重要註解。

為了釣魚島，為了百年中日之戰的最後一筆，最後一笑，中國人是否應該重振戰勝國精神，再現勝利者威風？是否應該從重修芷江、大建芷江做起？曾記否？當年還有設立「芷江省」以為抗戰勝利紀念之動議！